

时令

插秧

江初昕

初夏的农事接踵而来，刚刚采摘完茶叶，接下来就要插秧了。“谷雨”时节就开始下谷种，那时气温还很低，用小竹子做龙骨，塑料薄膜覆盖起来，等长出秧苗，气温升高后，就可以揭开薄膜，享受阳光的照射，到了“小满”之后，秧苗长到四五寸高，就开始移栽到水田里去。

水田耕好以后，放水养田。插秧之前，首先要打行子。打行子就是用一个耙子一样的工具，顺着水田划出插秧时的行距，如此，插下的秧苗就不会横七竖八了。几个大人手里拿着马扎儿早早下到水田里去拔秧苗了，马扎儿的凳脚上绑着棕榈叶，用来绑秧苗的。扯秧要懂点技巧，左手拿秧，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秧苗的根部，轻轻一扯，秧苗就从泥巴里挣脱出来，露出白白嫩嫩的根须。秧苗扯好后，哗哗洗去泥巴，抽一根棕榈叶一把把轻轻捆绑起来，朝田塍边抛去。田塍上的男人把一把把秧苗拾起，码放在粪箕里，挑到插秧的水田边，然后围着手田将一把把秧苗分散抛到水田里。准备工作就绪后，插秧就开始了。大家赤脚下到水田里依次排开，俯身捞出身边的一把秧苗，插秧正式开始。

插秧一般多是女人，讲的是身手敏捷，而大哥的插秧功夫却是全村人公认的快手。还是在生产队的时候，为了挣工分，十六岁的大哥自告奋勇要下田插秧。开先村里的队长不让，说小孩子太小了，别把秧田弄砸了。大哥央求队长说，给他试半天就知道了。果然，大哥就挽起裤脚下到水田里，同女人们一起同台竞技。好在边上的姑娘手把手教大哥，大哥悟性好，很快就掌握了插秧的技术。一个上午下来，已经和身边的插秧能手不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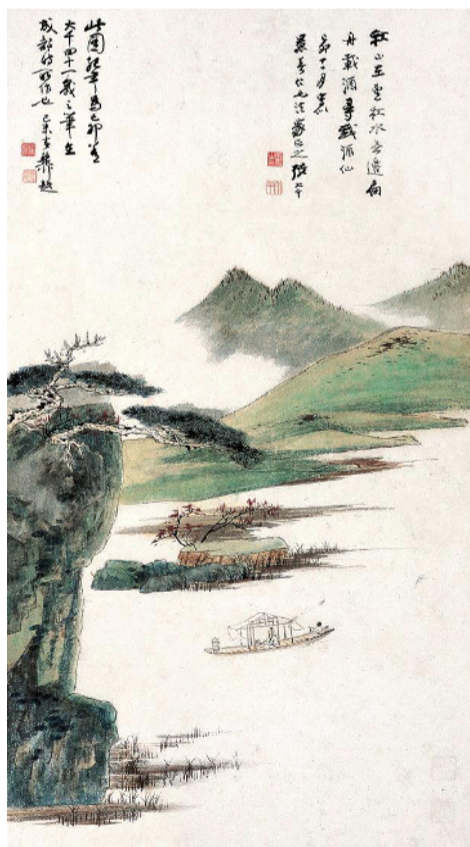
上下了。队长看了看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虽如此，但记工分却不能得到满分。

看到大哥都能挣工分了，我心里痒痒的，也想下田插秧。母亲说我还小，应该好好读书才对。后来分田到户，我也长大了，就试着学插秧。这时的大哥已经是村里叫得响的插秧能手。头一次跟着大哥下田插秧，心里异常兴奋。我站在水田里，平时看着大人俯身飞快的插秧动作，轮到自己头上，一时不知如何下手。大哥笑了笑，悉心教我，要想把秧插得又好又快，左手拿的秧苗不要太多，五指刚好握得住，右手食指和拇指分秧才能快。插秧时，眼睛往前看，株与株之间的距离才能均匀，使得禾苗行与行之间不宽不密，有利于秧苗进行光合作用，增加通风空间，减少病虫害。同时，还要注意单株的大小。一般杂交稻，因为分蘖多，每垦禾苗只要插二三株即可。最关键一点就是，秧苗插入泥巴要适当，不能太深，也不能太浅。太深，秧苗很多天不能返青，不利于分蘖；太浅，秧苗站不稳，一刮风或田里放水就会倒掉。大哥讲完了理论知识，又给我做了示范动作。

刚开始，由于我没有掌握插秧的技术要领，我插的秧苗歪歪斜斜，行距、密度、深度不符合标准。大哥没用责怪我，而是手把手地教我。反复操作，我慢慢掌握了插秧技术。一天下来，腰酸背痛，痛苦不堪。

唐朝布袋和尚写的《插秧诗》：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插秧情景跃然于眼前，诗句含蓄蕴藏，又充满哲理性。

本版配图 / 张大千



地皮菜也叫地衣、地耳、地踏菜，台湾人甚至诗意地称它为“天使的眼泪”，够浪漫的。

地皮菜不必种植，也无法种植，它无根无叶无茎无果，直接就是上天赐予人类

的小礼物。春夏季节，阵雨过后，天地之间湿漉漉一片温润，儿时的我们会相约着，走向河滩、田埂、荒地、坡坎，到那野草闲花间寻找地皮菜了。一点儿不费力，很快就能发现一片又一片、一朵又一朵全是地皮菜，灰不溜秋的，像极了小巧的细木耳，又如一簇簇极不起眼的褐色小花。喜滋滋地捡哪，捡上一大篮，边捡边唱，开心极了。可是太阳一晒，地皮菜很快就会萎缩，也就能盖过篮底罢了。此时你若再去原地一看，嗨，那满坡遍野的地皮菜一朵也没有了，真像是一个梦幻——本来地皮菜就是随雨而生的一场童话啊，我们幸运地捡到一篮罢了。

反复淘洗，小心地择去粘在地皮菜上面的草屑、苔藓和砂砾，待其蓬蓬软软，油黑发亮，方可干干净净地下锅。放上红椒丝、姜末、切碎的雪里蕻，喷点料酒除去土腥味，这才用大火爆炒，快出锅时，再用蒜末提香，盛在蓝花菜盘里，盘子的朴拙正与这道乡土菜相配，红红白白的配料衬着黑褐色的主角，倒也相得益彰。尝一口，但觉异常的鲜美，柔柔滑滑的，脆，香，嫩，非常爽口，一股来自原野与自然的芬芳，极具风味，想说却又无法表白的那种舒适自舌尖上流遍全身，闷头过瘾吧。有这天地精华的地皮菜佐饭，你还客气什么？

饱含大地气息的地皮菜，乃实实在在的野味，但也不是日日能吃到的，得看机缘



巧合了，毕竟它是雨的精灵，是雨后的花朵，是雨中的笑声吧，雨住云开，天霁日出，它又会瞬间消失，决不迟疑。正因为此，在我们老家，长长的雨季也正是我们大饱口福的好时节，提了篮子，与哥哥姐姐还有要好的伙伴一起捡地皮菜去呀，雨后的草坡上，那朵朵可爱的地皮菜，真像我们散落的笑声歌声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，或者还有田间青蛙的吟唱、枝头黄雀的啁啾、雨中紫燕的呢喃……

地皮菜不仅能清炒，也可以炒腊肉，味道更加芳馥。还可以打汤，磕两只鸡蛋，汤里轻快地漂着油花、蒜花、淡黄的鸡蛋花，黑褐色的地皮菜也在开花，比美哪，那滋味，乖乖！你就使劲儿喝，心里美去吧。据说，有创意的农妇还用地皮菜包饺子包包子，在关中就有一首民谣这样唱：“地皮菜，包包子，吃得老汉乐滋滋。”

地皮菜，也就是地踏菜，明代王磐还有一首极富生活情趣的诗：“地踏菜，生雨中，晴日照郊原空。庄前阿婆呼阿翁，相携儿女去匆匆。须臾采得青满笼，还家饱食忘岁凶。东家懒妇睡正浓。”老头子，雨停啦，赶快捡地皮菜去呀，一大家子老老少少，全都在雨后清新的原野上开开心心地捡地皮菜呢。

如今生活富裕了，益发地想念起儿时的乡土野菜，雨中捡地皮菜的美好记忆，岂止是为了口福，更是一种饶有趣味的童年游戏。

美食

地皮菜

朱秀坤